

ZHONGGUO  
JIAOYUSHI LUNCONG



ZHONGGUO

JIAOYU

ZHONG

ZHONG

ZHONG

ZHONGGUO

ZHONG

ZHONGGUO

JIAOYUSHI LUNCONG

JIAOYU

LUNCONG

JIAOYU

JIAOYUSHI LUNCONG

JIAOYU

LUNCONG

JIAOYU

LUNCONG

LUNCONG

中国

教育史  
论丛

◎ 高时良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

教育史  
论丛

◎ 高时良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教育史论丛/高时良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334-4845-5

I. 中… II. 高… III. 教育史-研究-中国 IV. 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8201 号

**中国教育史论丛**

高时良 著

\*

策 划: 黄 旭

责任编辑: 张永钦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33693 83706771

传真: 83726980 <http://www.fep.com.cn>)

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鼓楼区湖前江厝路 5 号 邮编: 350013)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24 千 插页 2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ISBN 978-7-5334-4845-5 定价: 26.00 元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 编写说明

一、本书编写目的，在于拓宽中国教育史研究视野，进一步挖掘我国珍贵教育遗产，对历代教育的管理机制与思想发展轨迹作些考证，推本溯源，论衡正误。主要提供高等学校中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研究，旁及提供文化史、通史等有关课题研究线索。

二、本书内容，涵盖中国古、近代教育。为顺应某些部门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个别课题下限有所延伸。

三、本书以横向史事为经，纵向史序为纬。主要就现有教育史书所未道及，或言有未尽，或存疑者，作必要的钩沉与补遗。

四、本书引文尽量查对原始版本。其属于转引者，文字容有参差讹误，读者应用时如认为有必要，仍希复阅原文。

五、本书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包括野史、笔记。其参以己见，观点未必正确，尚祈高明赐予指正。

高时良

2008年10月

## 目 录

---

一、文教方针政策·····	(1)
(一) 始皇未焚尽书“坑儒”实坑术士	(1)
(二) 罢百家独尊儒术非“古今通谊”	(5)
(三) 孟学宋而后在文教领域定位·····	(12)
(四)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说有偏颇·····	(16)
(五) 黄老之学缘何进入科场学校·····	(22)
(六) 早期启蒙思潮冲击古老理念·····	(26)
(七) 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教育模式·····	(31)
二、历代教育官制 ·····	(37)
(一) 司徒掌管教育但非专职教官·····	(37)
(二) 瞽史亦为早期文化教育官员·····	(38)
(三) 三老五更各一人非三人五人·····	(39)
(四) 博士设官始于战国非始于秦·····	(41)
(五) 国子祭酒西汉时置后世承之·····	(43)
(六) 汉经博士应是教职不是吏职·····	(44)
(七) 秦汉到民国间教育官制变迁·····	(46)
三、各类学校建置 ·····	(53)
(一) 《王制》记虞庠设国之西郊有误	(53)

(二) 早期的塾并非专指教育场所·····	(55)
(三) 小学起初乃为贵族子弟而设·····	(57)
(四) 明堂与辟雍非同—性质机构·····	(59)
(五) 大学太学文字表述同中有异·····	(60)
(六) “乡学”非地方基层或农村学校·····	(62)
(七) 郡国立学始于汉初非在魏世·····	(64)
(八) 学、校、学堂各有历史时代标志·····	(65)
(九) 大、中、小学结构早于清初提出·····	(66)
(十) 师范职业教育纳入学制系统·····	(68)
(十一) 社学发展驱动教育走进民间·····	(74)
(十二) 宋设慈幼局为育婴事业开端·····	(76)
(十三) 村有冬学展现农家生活风采·····	(78)
<b>四、教师学生称谓</b> ·····	(80)
(一) 称“子”“夫子”，以其为师间有例外·····	(80)
(二) “先生”“学生”寓意涉世经验深浅·····	(83)
(三) 喻学生为“桃李”疑不自唐代始·····	(85)
(四) “青衿”为学生代称首见于《诗经》·····	(87)
<b>五、课程教材教法</b> ·····	(89)
(一) 孔门六艺之教世有不同解读·····	(89)
(二) 最早的学校教科书范本石经·····	(94)
(三) 兔园册以通俗课本流行村塾·····	(97)
(四) 《千字文》疑有不同的版本行世·····	(98)
(五) 最早看图识字课本《对相四言》·····	(99)
(六) 后汉马融绛纱帐下的导生制·····	(101)
(七) 监生积分制始于宋完备于明·····	(103)
(八) 明代高等学校创学生实习制·····	(107)

(九) 从“夏楚收威”看历史上的体罚 .....	(108)
(十) “满腹经纶”找到新近理论依据 .....	(111)
<b>六、伦理道德教育</b> .....	(113)
(一) “礼”的本性不是宣扬禁欲主义 .....	(113)
(二) 衡量道德标准因时而异其趣 .....	(116)
(三) “义”“利”两种价值取向几时合龙 .....	(117)
(四) 诚信亦是道德教育重要内容 .....	(122)
(五) “束脩”多义作修行解符合逻辑 .....	(126)
(六) 曹魏太学生犯规罚饮水质疑 .....	(128)
<b>七、察举科试制度</b> .....	(130)
(一) 早期以得举秀才为无上光荣 .....	(130)
(二) 历代选拔人才重视进士出身 .....	(132)
(三) 殿试第一名称状元始于明代 .....	(135)
(四) 东汉创立复试制度历代因之 .....	(137)
(五) 唐宋科举开始试卷弥封誊录 .....	(139)
(六) 宋代严厉取缔试卷文字雷同 .....	(141)
(七) “公车”非备车马接送举人之谓 .....	(142)
(八) 读书人祀文昌魁星为求功名 .....	(144)
<b>八、书院文化特质</b> .....	(147)
(一) 唐代与宋而后书院性质有别 .....	(147)
(二) 书院组织管理深受禅林影响 .....	(149)
(三) 园林化为书院营造绚丽环境 .....	(155)
(四) 宋学汉学及其教育在此长成 .....	(159)
<b>九、生产劳动教育</b> .....	(167)
(一) 尊神农等为圣在教人不忘本 .....	(167)
(二) 士于春秋时期脱离生产劳动 .....	(170)

(三) 墨翟从哲理上揭示劳动价值 .....	(172)
(四) 我国史有行会未有行会学校 .....	(174)
<b>十、科学技术教育</b> .....	(177)
(一) 《墨经》中所见的数理知识传授 .....	(177)
(二) 汉以后几部农业技术指导书 .....	(181)
(三) 手工业技术留下来传世纪录 .....	(185)
(四) 清末科技教育发展坎坷历程 .....	(190)
(五) 政府官员或学者到西方取经 .....	(195)
<b>十一、少数民族教育</b> .....	(203)
(一) 科举不分夷夏一体取得功名 .....	(203)
(二) 党项羌人治理下的西夏教育 .....	(207)
(三) 契丹、女真族文教中原化历程 .....	(210)
(四) 清代苗瑶等族子弟教育设施 .....	(218)
(五) 清末、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 .....	(219)
(六) 郑经等开拓台湾高山族教育 .....	(223)
<b>十二、终身教育机制</b> .....	(228)
(一) 古今教育家、学人论终身教育 .....	(228)
(二) 旧时官学、私学修业不拘年限 .....	(234)
(三) 科举制诱发读书人继续学习 .....	(239)
(四) 胎教亦得纳入终身教育范畴 .....	(241)
<b>十三、生态环保教育</b> .....	(246)
(一) 儒家典籍中的生态环保语言 .....	(246)
(二) “天人合一”揭示人与自然和谐 .....	(251)
(三) 生态伦理教育得从童蒙抓起 .....	(256)
<b>十四、语言文字学习</b> .....	(260)
(一) 我国文字起源在甲骨文之前 .....	(260)



(二) 传统蒙学从教孩童识字起步 .....	(266)
(三) 习字具有怡情养性教育功能 .....	(268)
(四) 白话文如何成为今文字主流 .....	(272)
(五) 倡讲普通话亦一场文化革命 .....	(276)
(六) 汉字简化符合文字发展规律 .....	(279)
(七) 外国语登上我各类学校讲台 .....	(285)
<b>附录：参考书（刊）目举要</b> .....	<b>(295)</b>

# 一、文教方针政策

---

## (一) 始皇未焚尽书“坑儒”实坑术士

公元前 213 年，即秦灭了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第九个年头，始皇宴请时为博士的学者们。席间淳于越说了一句“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引起了丞相李斯的非难。《史记·秦始皇本纪》：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非，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

成乎下，禁之便。

具体措施是：“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sup>①</sup>

此前，即秦孝公时，有个公孙鞅的，向孝公提出他的变法主张。关于思想箝制方面，有两段话：一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辨、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二为“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独）[犹]无益于治也”<sup>②</sup>。他还目礼、乐、《诗》、《书》等为六虱<sup>③</sup>。

如果说，公孙鞅主要为禁书<sup>④</sup>作舆论准备，李斯则干脆提出焚书。始皇果从李斯言（“制曰：可”），下焚禁之令。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烧，是明确了。但《诗》、《书》，即先秦遗留下来的儒家经典，是否如《隋书·牛弘传》所说的“先王坟<sup>⑤</sup>籍，扫地皆尽”呢？

“博士官所职”，即官方藏书不烧，这就给部分《诗》《书》

---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高亨《商君书新笺》：“一员犹一卷也。”清严万里《商君书校》：“‘犹’本作‘独’。”清陶鸿庆《读诸子札记》：“‘独’乃‘犹’字之误。”

③ 见《商君书·靳令》。

④ 按《韩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燔《诗》《书》，先秦其他史籍不载其事。

⑤ 坟，指三坟（墳），相传为古书名。《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有“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作了安全保证。民间藏书，是否都如数上缴给守、尉烧之呢？未必。人们心理总是这样：越是官方悬为厉禁的，越力图藏起来，一睹其究竟，读书人更不用说了。《汉书·艺文志》：“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初“除挟书之禁”，“广开献书之路”，后来又“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使许多历史典籍先后重见天日。光是“六艺”，即“六经”，依《汉书·艺文志》粗略记载，便有《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乐》六家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此外还有《论语》、《孝经》、《尔雅》。这也叫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尽管其中有汉时人补辑的，但不像后人所想象的荡然无存。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古今坟籍之厄，秦固诛首，莽（王莽）即次之，盖秦所焚率三代上书，西汉稍稍鸠集，莽又继之，故靡尺简也。唐之厄，厄于叛贼（安史、黄巢），宋之厄，厄于裔夷（女真、蒙古）。彼非有意于焚，兵燹所经，玉石俱毁，况书宜火物也。”<sup>①</sup>表明书之“厄”，亦未可都归咎始皇一人。

至于“坑儒”，又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一段话：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跑掉）。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姦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私下查询），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

---

<sup>①</sup> 按《笔丛》的括弧内文字乃依原文前段所叙。

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

这里指责的是两类人：一是方士，另一是“诸生”。上述的侯生、卢生自是方士。元末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引肖森《希通录》，就言明卢生“非吾儒中人”。至于“诸生”，即后人所说的儒生。坑儒生，自与焚《诗》《书》有关，以杜绝所谓“妖言”蛊惑隐患。扶苏为此劝他老爹：“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刚戾自用”的始皇显然听不进去而我行我素。儒生虽不等同于高级知识分子博士，此时的博士却多儒家者流。他们反对焚书，如上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是博士淳于越挑起的。即便如此，可没有听说淳于越为了此事而被镇压。伏胜（伏生）时为秦博士，汉初还在传授《尚书》。叔孙通为秦博士，汉初也还活着。浮丘伯始皇时为《诗》教授，亦博士一级，没死，汉初他还在长安教授。三十六年，始皇因传闻有陨石，说“始皇帝死而地分”，心境不好，还“使博士为仙真人诗”<sup>①</sup>。其后陈胜起兵山东，在形势紧张之际，二世召博士诸生三十余人问故。博士诸生用《公羊春秋》的“人臣无将”以对<sup>②</sup>。这说明了，要是始皇时博士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此时的博士，尤其诸生还敢用《春秋》来批评时政吗？

始皇未曾“得罪”博士，至少表面上如此，何况博士中也有搞神仙术数和百般阿谀他的（例如周青臣）。但在司马迁笔下，似乎被镇压的全是“儒”字号人。始皇骂的是儒生和方士两类

---

①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见《史记·叔孙通传》。

人，难道方士无一被整肃？历史上又都提坑“儒”，历代学者尤其儒家对始皇多不怀好感，难免以迫害众多知识分子之词，强加于始皇身上。事实上，像孔子后裔孔鲋，他是秦末儒生，在秦统治者眼中，目标不可谓不大，可他没有被整。他如申公、辕固、胡毋生，皆汉文景时博士，秦时即便不是儒生，也是孔孟的信奉者，可他们在始皇治下亦平安无事。清章炳麟写了《秦献记》，说“以斯（按指李斯）馘手（勉强之意）用法，顺使秦之黎献（有学问的人），因是得优游论著”，又说始皇“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再说“坑儒”人数，司马迁说的多具体，将近五百人嘛，后汉王充则认为有夸张：“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sup>①</sup>《史记·儒林传》只说秦“坑术士”；同书《淮南王传》和《汉书·儒林传》也都只说“杀术士”，而不是儒生。于此，至少得说，“儒”——儒者和儒生，并不是秦时主要镇压对象。

## （二）罢百家独尊儒术非“古今通谊”

从思想路线方面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酝酿于西汉文、景时期，落实于武帝时。董仲舒在他的《天人三策》中写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

---

<sup>①</sup> 《论衡·语增》。

可用，民知所从矣。”<sup>①</sup>

在汉代，首先用以指导政治和文教设施的，乃是黄老、刑名之术。高祖刘邦原本轻儒，他不仅“令陆贾造书，未兴‘五经’”，还曾把儒生的帽子当夜壶撒尿。所谓“溺儒冠”。文帝刘恒服膺的是“道家之学”，景帝刘启信任“明于世务刑名”的御史大夫晁错而“用其计”<sup>②</sup>，窦太后更是“好黄老术”。这些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时代背景，政治上搞“无为而治”，经济方面体现“与民生息”。

我国历史上所谓有“汉承秦制”、“汉因循秦制而未改”，说明了汉初在老庄思想指导下，还未开始改弦易辙。虽则汉高祖时有叔孙通定朝仪，萧何立法，张苍作章程之类的法典化过程。但这些政治举措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威性的思想指导，甚至于继续“无为”下去，天下将成为什么样子？汉家政权能由此巩固下来吗？董仲舒诚然是唯心主义者，他的天人感应说是反科学的。他的独尊儒术主张，却为维护封建专制政治而发，即利用儒家思想来维持和巩固中国大一统的局面，有利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重要还在于：第一，历史是发展着的，儒学本身也要受实践检验，更新理论，与时俱进；第二，战国以来，儒、道、法等既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董仲舒被称为醇儒，但从他身上不难找到法家等思想痕迹。他一方面强调“礼乐教化”，另一方面也不忘“刑罚以威其恶”，即德主刑辅，所谓“刑反德而顺于德”<sup>③</sup>。

---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汉书·儒林传》。

③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他讲的“天人感应”又因袭阴阳家、道家的阴阳五行说。

历史发展规律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反之，人们的意志又往往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作为思想和政治路线，从上到下都应信守不渝。但就在西汉时代，经学中就有所谓“师法”与“家法”，发展到“经有数家，家有数说”。为了从理论上压倒对方，求助于外来之学，便成为必要。何况儒家思想本身也有不少薄弱环节，它不是任何时代处理政治、社会和学术问题的万应药方；而朝廷对经生又诱以利禄，所谓“经术苟明，取金紫如拾芥”，其“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又导致经学教育走向僵化、庸俗化。包括经学大师在内的许多人面对这种尴尬局面，思想又或多或少回到黄老之学上来。例如马融“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其注《老子》、《淮南子》，表明对道家崇尚有加。郑玄的《戒子益恩书》说“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范书传赞》亦言其“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亦包括黄老之学在内。近人王利器于其所作《郑康成年谱》的《著述》中有《老子注》，并引《南齐书·王僧虔传》的《诫子书》云：“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指。”郑玄是否亦作《老子注》，尚有待考证，但其于《礼记·礼运》注引《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大学》注引《老子》“多藏必厚亡”，则是明摆着的。



佛教传入中国，当于东汉时开始<sup>①</sup>。此前，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有博士弟子景庐<sup>②</sup>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sup>③</sup>，似是作糅合儒释的尝试。重要的还是东汉明帝，他既崇尚儒术，又为佛教进入中国开辟道路，虽然起初只为宗教信仰，却逐渐从学术理论上促进了儒道释合流，如明帝的异母弟刘英“更喜黄老，学多浮屠”，东汉末三国初的牟子“锐志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sup>④</sup>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那趋于衰微的两汉儒学已不足以应付复杂局面，需要另一种思想形态来补充（当然不是取代）它，道、释显得比汉世更加活跃。

首先是作为老庄思想与儒家经义糅合物的玄学。其特点既诉求自然，又讲究名教，并用“将无同”来调和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最早的代表人物魏何晏著《论语集解》与《道德论》，王弼注《周易》与《老子》，其援老入儒，表明儒、道并非枘凿不相入。两晋间的葛洪，信奉“将无同”说，所作《抱朴子》，其《自叙篇》明言此书“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

---

① 佛教相传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南史·天竺国传》、《隋书·经籍志》等均有记载。另据《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太平御览》引“西极”并作“西域”。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赍佛经来至咸阳，始皇投之于狱。”《说郛》卷二十记孔平仲《杂说》引唐颜师古注《霍去病传》，认为今之佛像，西汉之世已入中国。姑加注供参考。

② 《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隋书·经籍志》作“秦景”。

③ 见《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域传》载。

④ 《牟子理感论·序传》。